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七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毛鳳儀

謄録監生臣周文彬

歷代名臣奏議卷七十一

明　楊士奇等　撰

儲嗣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

制命而已禀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
趙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為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詩云服難以勇治亂

以智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失而不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子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臣無一焉隱中不竭臣之罪也傅命僕官以煩有司吏之耻也王請更論

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命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為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以傅王子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兔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兔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為太子

漢高祖十二年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太傅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

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且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揺天下振蕩奈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乃遂無易太子志矣

文帝二年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

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

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絶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

以為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

時鼂錯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内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為也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

能奉其宗廟而刼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絶逺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

武帝時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

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隂陽和調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隂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毁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嫡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

至尊之命以廹蹵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繆是以親戚之路隔絶而不通太子進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

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寛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乆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

宣帝時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

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

元帝竟寧元年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為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駙馬都尉侍中史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立積十餘年名號繫

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以為太子有動揺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争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即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寖加恐不能自還善輔導太子毋違我

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為嗣矣

哀帝時司隷解光奏言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請事窮竟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廢嫡立庶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見歴知適逡循固讓委身吳越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以崇聖嗣卒有天下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大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迺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

能持國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耆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内斷於身故廢後宫就館之漸絶微嗣禍亂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廼反覆校省内暴露私燕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妒媚之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

拘俗立大功不合衆此廼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筲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救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議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廼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

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哀帝為太子亦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

東漢光武建武中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闕司徒掾班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誼以為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為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

為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賈誼教梁王以詩書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修習禮樂而傅相未值賢才官

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為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箱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媟黷廣其敬也書奏帝納之

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傅太子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

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而以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

魏明帝時司徒王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廣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於兄弟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所産有衆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

未舉於椒蘭之輿房藩王未繁於掖庭之衆室以成王為喻雖未為晚取譬伯邑則不為夙周禮六宮内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説咸以十二為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為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悽悽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為伊邑且少小常苦被褥泰温泰温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縕袍不至

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帝報曰
夫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深君既勞思慮又手筆將順
三復德音欣然無量朕繼嗣未立以為君憂欽納至言
思聞良規

吳大帝赤烏五年嘗寢疾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休
居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
中專就妃家計議而和寵稍損後遂幽閉尚書僕射屈
晃入口諫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峙實不宜

搖動太子以生衆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辭氣不撓

明帝子和爲太子霸爲魯王寵愛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睦之聲聞於權耳權禁斷往來假以精學督軍使者羊衜上疏曰臣聞古之有天下者皆先顯別適庶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爲國藩表也二宫拜授海内稱宜斯乃大吳興隆之基頃聞二宫並絶賓客遠近悚然大小失望竊從下風聽採衆論咸謂二宫智達英茂

自正名建號於今三年德行內著美稱外昭西北二隅久所服聞謂陛下當副順遐邇所以歸德勤命二宮賔延四遠使異國聞聲思為臣妾今既未垂意於此而發明詔省奪備衛抑絶賔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雖實陛下敦尚古義欲令二宮專志於學不復顧慮觀聽小宜期於温故博物而已然非臣下傾企喁喁之至願也或謂二宮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寢息不寧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

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異同之語易以聞達

聞達之日聲論當興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

何以解之若無以解異國則亦無以釋境內境內守疑

異國興謗非所以育巍巍鎮社稷也願陛下早發優詔

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則天清地晏萬國幸甚矣

七年太子有不安之議上大將軍右都護陸遜上疏陳

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

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

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

九年朱據遷驃騎將軍遭二宮構爭據擁護太子爭曰臣聞太子國之根本雅性仁孝天下歸心今卒責之將有一朝之慮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寃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

晉惠帝時江統轉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禮太子頗闕朝覲又奢費過度多諸禁忌統上書諫曰臣聞

古之為臣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是以人主得以舉無失行言無口過德音發聞揚名後世臣等不逮無能云補思竭愚誠謹陳五事如左惟蒙一省再省少垂察納其一曰六行之義以孝為首虞舜之德以孝為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為職左右就養無方文王之為世子可謂篤於事親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為百王之宗自頃聖體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苦

可堪扶輿則宜自力易曰君子終日乾乾盖自勉強不息之謂也其二曰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姿叡喆之質必須輔弼之助相導之功故虞舜以五臣興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為太子也則周召為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聞道早備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伏惟殿下天授逸才聰鑒特達臣謂猶宜時發聖令宣揚德音諮詢保傅訪逮侍臣覲見賓客得令接盡壅否之情沛然交泰殿下之美煥然光明如此則高朗之風扇於前

人弘範令軌永為後式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為德故堯稱采椽茅茨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綈足履革舃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為明主沒見宗祀及諸侯脩之者魯僖以恭儉節用聲列雅頌蚡冒以篳簬藍縷用張楚國大夫脩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嬰相齊鹿裘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脩之者顔回以簞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户繩樞邁其清德此皆聖主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故能懸名日月

永世不朽葢儉之福也及到末世以奢失之者帝王則有瑶臺瓊室玉杯象箸肴膳之珍則熊蹯豹胎酒池肉林諸侯為之者至於丹楹刻桷餼徵百牢大夫有瓊弁玉纓庶人有擊鐘鼎食亦罔不亡國喪宗破家失身醜名彰聞以為後戒竊聞後園鏤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功課試日精臣等以為今四海之廣萬物之富以今方古不足為侈也然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必慎其所好也昔漢光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劒

者馬以駕鼓車劒以賜騎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頭裘
者即詔有司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尚尤物故能正天
下之俗刑四方之風臣等以爲畫室之功且可減省後
園雜作一皆罷遣肅然清靜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
於四海矣其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諸侯
故王侯食籍而衣稅公卿大夫受爵而資祿莫有不贍
者也是以士農工商四業不雜交易而退以通有無者
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旦則百族晝則商賈夕則販夫

販婦買賤賣貴販鬻菜果收十百之盈以救旦夕之命
故為庶人之貧賤者也樊遲匹夫請學為圃仲尼不答
魯大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
拔其園葵言食禄者不與貧賤之人争利也秦漢以來
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
漸染相放莫以為耻乘以古道誠可愧也今西園賣葵
菜藍子雞麪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問其五曰竊見禁
土令不得繕脩墻壁動正屋宅臣以為此既違典舊

義且以拘攣小忌而廢弘廓大道宜可蠲除於事為宜

朝廷善之

愍懷太子廢平樂鄉侯閻纘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寃曰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遹手疏以為驚愕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遹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沈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擊鐘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

踈廣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龔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諒直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為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好馬縱酒高會嬉遊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遲陵以此歎息今適可以為戒恐其被斥棄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

戾太子無狀稱兵拒命而壺關三老上書有田千秋之
言猶曰子弄父兵罪應笞耳漢武感悟之築思子之臺
今適無狀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為輕於戾
太子尚可禁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
忠誠以為之師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立終始不衰年
同呂望經籍不廢以為之保尚書僕射裴頠明允恭肅
體道居正以為之友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
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事涉履艱難事君事親名行素

聞者使與共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絶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師傅文學可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於前勑使但道古今孝子事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義皆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為殷明王又魏文帝懼於見廢夙夜自祗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廢為平原侯為置家臣庶子師友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兢兢慎罰事父以孝父沒事母以謹聞於天下於今稱之漢高皇帝

數置酒於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為師子房為傅竟復成
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
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
虜由陛下驕遹使至於此厥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
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
宜為大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
改棄之未晚也臣素寒門無力仕宦不經東宮情不私
遹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

太子臣嘗備近職雖未得自結天日情同閹寺悾悾之誠皆為國計臣老母見臣為表乃為臣卜卦云書御即死妻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以為頻見拔擢嘗為近職此恩難忘何以報德唯當陳誠以死獻忠輙具棺絮伏須刑誅書御不省皇太孫立續復上疏曰臣前上書訟太子之枉不見省覽昔壺關三老陳衛太子之寃而漢武築思子之臺高廟令田千秋上書不敢正言託以鬼神之教而孝武大感月中三遷位至丞相乘車入殿號

曰車氏恨臣精誠微薄不能有感竟使太子流離没命許宫向令陛下即納臣言不致此禍天贊聖意三公獻謀庶人賜死罪人斯得太子以明臣恨其晚無所復及詔書慈悼迎喪反葬復其禮秩誠副衆望不意呂霍之變復生於今日伏見詔書建立太孫斯誠陛下上順先典以安社稷中慰慈悼寃魂之痛下令萬國心有所繫追惟庶人所為無狀幾傾宗廟賴相國太宰至忠憤發潛謀俱斷奉贊聖意以成神武雖周誅二叔漢掃諸呂

未足以喻臣願陛下因此大更釐改以為永制禮置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為置官屬皆如朋友不為純臣既使上厭至望以崇孝道又令不相嚴憚易相規正昔漢武既信姦讒危害太子復用望氣之言欲盡誅詔獄中囚邴吉以皇孫在焉閉門拒命後遂擁護皇孫督罰乳母卒至成人立為孝宣皇帝苟志於忠無往不可歷觀古人雖不避死亦由世教寛以成節吉雖拒詔書事在於忠故宥而不責自晉興已來用法大嚴遲速之間

輙加誅斬一身伏法猶可彊為今世之誅動輙滅門昔呂后臨朝肆意無道周昌相趙三召其王而昌不遣先徵昌入乃後召王此由漢制本寛得使為快假令如今呂后必謂昌已反夷其三族則誰敢復為殺身成義者哉此法宜改可使經遠又漢初廢趙王張敖其臣貫高謀弑高祖高祖不誅以明臣道田叔孟舒十人為奴髠鉗随王隐親侍養故令平安向使晉法得容為義東宫之臣得如周昌固護太子得如郿吉距詔不坐伏死諫

爭則聖意必變太子以安如田叔孟舒侍從不罪者則隱親左右姦凶毒藥無緣得設太子不夭也臣每責東宮臣故無侍從者後聞頗有於道路望車拜辭而有司收付洛陽獄奏科其罪然臣故莫從良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其兵馬所以宿衛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警嚴覆請審者此由恐畏滅族今皇孫冲幼去事多故若有不虞彊臣專制姦邪矯詐雖有相國保訓東宮擁佑之恩同於邴吉適可使玉體安全宜開來防可著於令自

今已後諸有廢興倉卒群臣皆得輙嚴須録詣殿前面

受口詔然後為信得同周昌不遣王節下聽臣子隱親

得如田叔孟舒不加罪責則永固儲副以安後嗣之遠

慮也來事難知往事可改臣前每見詹事裴權用心懇

惻舍人奏戢數上書啓諫而爰倩贈以九列權有忠意

獨不蒙賞謂宜依倩為比以寵其魂推尋表疏如奏戢

輩及司隷所奏諸敢拜辭於道路者明詔稱揚使微異

於衆以勸為善以奬將來也續又陳今相國雖已保傅

東宮保其安危至於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動靜劬勞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如城門校尉梁柳白衣南安朱沖比者以為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戚豪門子弟若吳大妃家室及賈郭之黨如此之輩生而富溢無念脩已率多輕薄浮華相驅放縱皆非所補益於吾少主者也皆可擇寒門篤行學問素士更履險易節義足稱者以備群臣可輕其禮儀使與古同於相切磋為益昔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楨為

友文學相接之道並如氣類吳太子登顧譚為友諸葛恪為賓卧同床帳行則參乘交如布衣相呼以字此則近代之朋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昔周公親撻伯禽曹參笞窋二百聖考慈父皆不傷恩今不忍小相維持令至闕失頓相罪責不亦悞哉在禮太子朝夕視膳昏定晨省跪問安否於情得盡五日一朝於敬既簡於恩亦疎易致構

間故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五日之制起漢高祖身為天子父猶庶人萬機事多故闕私敬耳今主上臨朝太子無事專主孝養宜改此俗文王世子篇曰王季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安有逸豫五日一覲哉纘又陳令迎太子神柩孤寃獨行太孫幼冲不可涉道謂可遣妃奉迎遠路令其父行隨行衛護皇太子初見誣陷臣家門無祜三世假親具嘗辛苦以家觀國固知太子有變臣故求副監國欲依邴吉故事距違來使供養擁護身

親飲食醫藥冀足救危主者以臣名資輕淺不肯見與世人見笑謂為此職進退難居有必死憂臣獨以為茍全儲君賈氏所誅甘心所願今監國御史直副皆當三族侍衛無狀實自宜然臣謂其小人不足具責故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是以聖王慎選故河南尹向雄昔能犯難埜故將鍾會文帝嘉之始拔顯用至於先帝以為右率如間之事若得向雄之比則豈可觸哉此二使者但為愚怯亦非與謀但可誅身自

全三族如郭俶郭斌則於刑為當又東宫亦宜妙選忠直亮正如向雄比陛下千秋萬歲之後太孫冲幼選置兵衛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世俗淺薄士無廉節賈謐小兒恃寵恣睢而淺中弱植之徒更相翕習故世號魯公二十四友又謐前見臣表理太子曰閻兒作此為健然觀其意欲與諸司馬家同皆為臣寒心伏見詔書稱明滿奮樂廣侍郎賈胤與謐親理而亦疏遠往免父喪之後停家五年雖為小屈有識貴之潘岳繆徵等皆

謚父黨共相沈浮人士羞之聞其晏然莫不為怪今詔書暴揚其罪並皆遣出百姓咸云清當臣獨謂非但岳黴二十四人宜皆齊黜以肅風教朝廷善其忠烈擢為漢中太守

冲太孫𫎎齊王冏表曰東宮曠然冢嗣莫繼天下大業帝王神器必建儲副以固洪基今者後宮未有孕育不可庶幸將來而虛天緒非祖宗之遺志社稷之長計也禮兄弟之子猶子故漢成無嗣繼由定陶孝和之絶安

以紹興此先王之令典往代之成式也清河王覃神姿岐嶷慧志早成康王正妃周氏所生先帝衆孫之中於今為嫡昔薄姬賢明文則承位覃外祖恢世載名德覃宜奉宗廟之重統無窮之祚以寧四海顒顒之望覃兄弟雖並出紹可簡令淑還為國胤不替其嗣輙諮大將軍頴及群公卿士咸同大願請具禮儀擇日迎拜遂立覃為太子

成帝時庾氷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侔人主慮易世之

後戚屬轉踈將爲外物所攻謀立康帝即帝母弟也每說帝以國有彊敵宜須長君帝從之中書令散騎常侍何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故武不授聖弟即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祚梁王朝臣咸以爲虧亂典制拒而弗聽今琅邪踐祚如孺子何社稷宗廟將其危乎冰等不從既而康帝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洪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帝有慙色

宋文帝元嘉末帝頗以後事為念以侍中王僧綽年少方欲大相付託朝政小大皆與參焉從兄徽清介士也懼其太盛勸令損抑僧綽乃求吳郡及廣州上並不許會二凶巫蠱事泄上獨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劭於東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啓聞上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撰畢送與江湛徐湛之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鑠太祖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即湛之女鑠妃即湛妹太祖謂僧綽

曰諸人各為身計便無與國家同憂者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所謂惟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畧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淮南云以石投水吳越之人善没取之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重不可不殷勤三思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閤謂僧綽曰

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及劭弑逆江湛在尚書省聞變歎曰不用僧綽言以至於此

後魏明元帝恒有微疾怪異屢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於白馬公崔浩曰春秋星孛北斗七國之君皆將有咎今兹日蝕於胃昴盡光趙代之分野朕疾彌年療治無損恐一旦奄忽諸子並少將如之何其為我設圖後之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融德以除災幸就平愈且天道懸遠或消或應昔宋景見災脩德熒惑退舍願陛

下遣諸憂虞恬神保和納御嘉福無以闇昧之説致損
聖思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化龍興不崇儲貳是以
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公卿忠賢陛下
素所委仗者使爲師傅左右信臣簡在聖心者以充賓
友入摠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事六柄在手若此則陛
下可以優游無爲頤神養壽進御醫藥萬歲之後國有
成主民有所歸則姦宄息望旁無覬覦此乃萬世之令
典塞禍之大備也今長皇子諱年漸周明叡温和衆情

所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並待成人而擇倒錯天倫則生履霜堅氷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尠不由此太宗納之於是使浩奉册告宗廟命世祖為國副主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嵩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為左輔坐東廂西面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推為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寮總已以聽焉太宗避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

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情明練於事務觀達於政要識吾旨趣崔浩博聞彊識精於天人之會丘推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於天下矣群臣時奏所疑太宗曰此非我所知當决之汝曹國主矣

孝文帝延興中顯祖集群寮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任城王雲進曰陛下方隆太平臨覆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民父子相傳其來久矣皇

魏之興末之有草皇儲正統聖德夙章陛下必欲割捐塵務頥神清曠者冢副之寄宜紹寶歷若欲捨儲輕秘宸極恐非先聖之意駭動人情又天下是祖宗之天下而陛下輙改神器上乖七廟之靈下長姦亂之道此是禍福所由願深思慎之太尉源賀又進曰陛下今欲外選諸王而禪位於皇叔者臣恐春秋蒸甞昭穆有亂脫萬世之後必有逆饗之譏深願思任城之言東陽公丕等進曰皇太子雖聖德夙彰然實冲幼陛下富於春秋

始覽機政普天景仰率土徯心欲隆獨善不以萬物為心其若宗廟何其若億兆何

宣武帝延昌三年于時肅宗在懷抱之中至於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宮寮聞知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帶詹事丞楊昱諫曰陛下不以臣等凡淺備位宮臣太子動止宜令翼從然自此以來輕爾出入進無二傅輔導之美退闕群寮住侍之式非所以示民軌儀著君臣之義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勑令臣下咸知為後世法

後周武帝建德之後皇太子稍長既無令德惟昵近小人左宫正宇文孝伯白高祖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宫官實當其責且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日就月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斂容曰卿世載鯁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深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以尉遲為右宫正孝伯仍為左宫正尋拜宗師中大夫

唐高祖武德初法曹孫伏伽上言三事其一曰臣聞性相近習相遠今皇太子諸王左右執事不可不擇大抵不義無頼及馳騁射獵歌舞聲色慢遊之人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於拾遺補闕決不能也汎觀前世子姓不克孝兄弟不克友莫不由左右亂之願選賢才澄僚友之選耳帝大悅

太宗貞觀五年李百藥為太子右庶子時太子承乾頗留意典墳然閑燕之後嬉遊無度百藥作贊道賦以諷

焉其詞曰下臣側聞先聖之格言嘗覽載籍之遺則伊天地之玄造洎皇王之建國曰人紀與人綱資立言與立德履之則率性成道違之則罔念作忒望興廢如從鈞視吉凶於糾纆至乃受圖膺籙握鏡君臨因萬物之思化以百姓而為心傷大儀之潛運閱往古以來今盡為善於乙夜惜勤勞於寸陰故能釋層冰於渙汗變寒谷於蹛林總人靈以胥悅極穹壤而懷音赫矣盛唐大哉靈命時惟太始運鍾上聖天縱皇儲固本居正機悟

宏遠神姿凝暎顧三善而必弘祇四德而為行每趨庭而閒禮常問寢而資敬奉聖訓以周旋誕天文之明令邁觀喬而望梓即元龜與明鏡自大道云革禮教斯起以正君臣以篤父子君臣之禮父子之親盡情義以兼極諒弘道而在人豈夏啓而周成亦丹朱以商均既彫且琢温故知新惟忠與敬曰孝與仁則可以下光四海上燭三辰昔二王之教子兼四時以齒學將交發於中外乃先之以禮樂樂以移風易俗禮以安上化人非有

悦於鐘鼓將宣志以和神寧有懷於玉帛將克己而庇身生於深宮之中處於羣后之上未深思於王業不自珍於匕鬯謂富貴之自然恃崇高以矜尚必恣驕狠動褰禮讓輕師傅而慢禮儀狎姦盜而縱淫放前星之耀遽隱少陽之道斯諒雖天下之為家蹈夷險之非一或以才而見升或見讒而受黜足可以自省厥休咎覿其得失請粗畧而陳之覬披文以相質在宗周之積德乃執契而膺期賴父子而繼祚啓十百之鴻基逮扶蘇之

副春非有虧於聞望以長嫡之隆重監偏師於亭障始禍則金以寒離厥妖則火不炎上既樹置之違道見宗祀之遄喪伊漢氏之長世固明兩之遞作高惑戚而寵趙以天下而為讒恵結皓而因良致羽翼於寥廓景有慚於鄧子成從理之淫膚終生患於強呉由發怒於爭博武居儲兩時猶幼冲防衰年之絶議識亞夫之矜功故能恢弘祖業紹三代之遺風據開博望其名未融哀時命之奇舛遇讒賊於江充雖備兵以誅亂竟背義而

凶終宣嗣好儒大猷行闡嗟被尤於德教美發言於忠謇始聞道於匡遠終獲戾於恭顯太孫雜藝雖異定陶馳道不絕抑惟小善猶見重於通人當傳芳於前典中興上嗣明章濟濟俱達時政咸通經禮極至情於愛敬惇友于於兄弟是以固東海之遺堂因西周之繼體五官在魏無聞德音或受譏於妲已且自悅於從禽雖才高而學富竟取累於荒淫暨貽厥於明皇構崇基於三世得秦帝之奢侈亞漢武之才藝遂驅役於群臣亦無

救於凋獘中撫寛愛相表多竒重桃符而致惑納鉅鹿之明規竟能掃江表之氛穢舉要荒而見覊思恵處東朝察其遺跡在聖德其如初實御床之可惜悼愍懐之云廢遇烈風之吹沙盡性靈之狎藝亦自敗於凶邪安能奉其衆盛承此邦家惟聖上之慈愛訓義方於至道同論政於漢幄脩政戒於京鄗鄗韓子之所賜重經術以為寶咨政理之美惡亦文身之斧藻庶有擇於愚夫慙乞言於遺老致庶績之咸寧先得人而為盛帝堯以

則哲垂謨文王以多士興詠取之於正人鑒之於靈鏡量其器能審其檢行必宜度機而分職不可違方以從政若其惑於聽受暗於知人則有道者咸屈無用者必伸諂諛競進以求媚玩好不召而自臻直言正諫以忠信而獲罪賣官鬻獄以貨賄而見親於是虧我王度斁我彝倫九鼎遇奸回而遠逝萬姓望撫我而歸仁蓋造化之至育惟人靈之為貴獄訟不理有死生之異塗冤結不申感陰陽之和氣士之通塞屬之以深文命之脩

短懸之於酷吏是故帝堯畫像陳卹隐之言夏禹泣辜盡哀矜之志因取象於大壯乃峻宇而雕墻將瑶臺以瓊室豈畫棟以虹梁或淩雲以遐觀或通天而納涼極醉飽而刑人力命痿蹶而受身殃是故言惜十家之産漢帝以昭儉而垂裕雖成百里之囿周文以子來而克商彼嘉會而禮通重旨酒之為德至忘歸而受祉在齊聖而温克若其酗醟以致昏沈湎以成咸痛殷受與灌夫亦亡家而喪國是以伊尹以酣室而作戒周公以亂

邦而貽則浴幽閑之令淑實好逑於君子辭玉輦而割愛固班姬之所耻脫簪珥而思愆亦宣姜之為美乃有禍晉之驪姬喪周之褒姒盡娥妍於圖畫極凶悖於人理傾城傾國思昭示於後王麗質冶容宜永鑑於前史復有蒐狩之禮馳射之場不節之以禮義必自致於禽荒匪外形之疲極亦中心而發狂夫高深不懼胥靡之徒韝緤為娛小豎之事以宗社之崇重持先王之名器與鷹犬之並驅凌艱險而逸轡馬有銜橛之理獸駭不

存之地猶有靦於獲多獨無情而内愧以小人之愚鄙忝不貲之恩榮擢無庸於草澤齒陋質於簪纓遇大道行而兩儀泰喜元良盛而萬國貞以監府之多暇每講論而肅成仰惟神之敏速歎將聖之聰明自禮賢於秋實足歸道於春卿芳年淑景時和氣清華殿邃兮簾幃静灌木森兮風雲輕花飄香兮動笑日驕鸜囀兮相哀鳴以物華之繁靡尚絶思於將迎猶蹈道而不倦極耽翫以研精命庸才以載筆謝摛藻於天庭異洞簫之娱

侍殊飛盖之縁情闕雅言以賛徳異報恩以輕生敢下拜而稽首願永樹於風聲奉皇靈之遐壽冠振古於鴻名太宗見而遣使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作賦述古來儲貳事戒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以輔弼太子正為此事大稱所委但須善始令終耳因賜廐馬一疋綵物三百段

七年太子監國詔杜正倫行左庶子兼崇賢館學士帝謂正倫吾兒幼未有就徳我常物物戒之今當監國不

得朝夕見故輟卿於朝以佐太子慎之勗之它日又言朕年十八猶在人間情偽無不嘗及即位處置有失必待諫乃釋然悟況太子生深宮不及知邪且人主不可自驕今若詔天下敢諫者死將無復發言矣故朕孜孜延進直言卿其以是曉太子冀裨益之擢中書侍郎封南陽縣侯仍兼太子左庶子出入兩宮典機密以辦治稱後太子稍失道帝語正倫太子數私小人卿可審喻之教而不從其語我來故正倫顯諫無所避太子不從

輙道帝語督切太子即表聞帝責曰何漏洩我語對曰開示不入故以陛下語怖之兾當反善

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太子保傅古難其選成王幼小以周召為保傅左右皆賢足以長仁致理太平稱為聖主及秦之胡亥始皇所愛趙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簒也誅功臣殺親戚酷烈不已旋踵亦亡以此而言人之善惡誠由近習朕弱冠交遊惟柴紹竇誕等為人既非三益及朕居兹寶位經理天下雖不及堯舜之明庶免乎

孫皓高緯之暴以此而言復不由樂何也魏徵曰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然上智之人自無所染陛下受命自天平定寇亂救萬民之命理致升平豈紹誕之徒能累盛德但經云放鄭聲遠佞人近習之間尤宜深慎太宗曰善

十三年太子右庶子張玄素以承乾頗以遊畋廢學上書諫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苟違天道人神共棄然三驅之禮非欲教殺將為百姓除害故湯羅一面天

下歸仁今死內娛獵雖名異遊畋若行之無恒終虧雅度且傅說曰學不師古匪說攸聞然則弘道在於學古學古必資師訓既奉恩詔令孔穎達侍講望數存顧問以補萬一仍博選有名行學士兼朝夕讀覽聖人之遺教察既行之往事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不能此則盡善盡美夏啓周誦焉足言哉夫為人上者未有不求其善但以性不勝情耽惑成亂耽惑既甚忠言盡塞所以臣下苟順君道漸虧古人有言勿以小惡而不去

小善而不為故知禍福之來皆起於漸殿下地居儲貳當須廣樹嘉猷既有好畋之滛何以主斯匕鬯慎終如始猶恐漸衰始尚不慎終將安保承乾不納玄素又上書諫曰臣聞稱皇子入學而齒冑者欲令太子知君臣父子尊卑之序長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内弘之四海之外者皆因行以逺聞假言以光被伏惟殿下睿質已隆尚須學文以飾其表竊見孔頴達趙弘智等非惟宿德鴻儒亦兼達政要望令數得侍講問釋物理覽古論今

增輝睿德至如騎射畋遊酣歌妓玩苟悅耳目終穢心神漸染既久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為萬事主動而無節即亂恐殿下敗德之源在於此矣承乾覽書愈怒謂玄素曰庶子患風狂耶十四年太宗知玄素在東宮頻有進諫擢授銀青光禄大夫行太子左庶子時承乾嘗於宮中擊鼓聲聞於外玄素叩閤請見極言切諫乃出宮內鼓對玄素毀之遣戶奴伺玄素早朝陰以馬檛擊之殆至於死是時承乾好營造亭觀窮奢極侈費用日

廣玄素上書諫曰臣以愚蔽竊位兩宮在臣有江海之潤於國無秋毫之益是用必竭愚誠思盡臣節者伏惟儲君之寄荷戴殊重如其積徳不弘何以嗣守成業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無家國所應用物不為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龍樓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内不覩賢良今言孝敬則闕侍膳問豎之禮語恭順則違君父慈訓之方求風聲則無學古好道之實觀舉措則有因緣誅戮之罪宮臣正士

未嘗在側群邪滛巧日近深宫愛好者皆遊伎雜色施與者並圖畫雕鏤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哉宣猷禁門不異閶闔朝入暮出惡聲漸遠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脩當今善士臣每請望數召進與之談論庶廣徽猷令旨反有嫌猜謂臣妄相推引從善如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必是招損古人云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望安居思危日慎一日書入承乾大怒遣刺客將加屠害俄屬宫廢

十四年太子詹事于志寧以太子承乾廣造宮室奢侈過度耽好聲樂上書諫曰臣聞克儉節財實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敗德之本是以陵雲槩日戎人於是致譏峻宇雕墻夏書以之作誡昔趙盾匡晉呂望師周或勸之以節用或諫之以厚斂莫不盡忠以佐國竭誠以奉君欲使茂實播於無窮英聲被乎物聽咸著簡册用為美談且今所居東宮隋日營建覩之者尚譏甚侈見之者猶歎甚幸何庸於此中更有脩造財帛日費土木不

停役斤斧之工極磨礱之妙且丁匠官奴入内比者無復監此等或兄犯國章或弟罹王法往來御死出入禁闈鉗鑿緣其身槌杵在其手千牛既自不見直長無由得知所司何以自安臣下豈容無懼又鄭衞之樂古謂淫聲昔朝歌之鄉回車者墨翟夾谷之會揮劍者孔丘先聖既以為非通賢將以為失頃聞宫内往往取太樂伎兒入便不出聞之者股慄言之者心戰往年口勅伏請重尋聖旨慇懃明誡懇切在於殿下不可不思至於

微臣不得無懼臣自驅馳宮闕已積歲時犬馬識恩木石知感臣所有管見敢不盡言但恱意取容臧孫方以疾疢犯顔逆耳春秋比之藥石伏願停工巧之作罷久役之人絕鄭衛之音棄群小之輩則三善允備萬國作貞矣承乾覽書不恱十五年承乾以務農之時召駕士等役不許分番人懐怨苦又私引突厥群竪入宮志寧上書諫曰上天蓋高日月光其德明君至聖輔佐贊其功是以周誦升儲見匡毛畢漢盈居震取資黃綺姬旦

抗法於伯禽賈生諫爭於文帝咸殷勤於端士皆懇切於正人歷代賢君莫不丁寧於太子者良以地膺上嗣位處儲君善則率土沾其恩惡則海内罹其禍近聞僕寺習馭駕士獸醫始自春初迄兹夏晚恒居内役不放分番或家有尊親闕於温凊或室有幼弱絶於撫養春既廢其耕墾夏又妨其播殖事乖存育恐致怨嗟儻聞天聽後悔何及又突厥哥友等咸是人面獸心近之有損於英聲昵之無益於盛德引之入閤人皆驚駭豈臣

愚識獨用不安殿下必須上副至尊聖情下允黎元本望不可輕微惡而不避無容畧小善而不為理敦杜漸之方須有防萌之術屏退不肖狎近賢良如此則善道日隆德音自遠承乾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就舍殺之志寧是時丁母憂起復為詹事二人潜入其第見正寢處苫廬竟不忍而止及承乾敗太宗知其事深勉勞之

貞觀中太子承乾數虧禮度侈縱日甚太子左庶子于

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是時太子右庶子孔頴達每犯顔進諫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謂頴達曰太子長成何宜屢得面折對曰蒙國厚恩死無所恨諫爭愈切承乾令撰孝經義疏頴達又因文見意愈廣規諫之道太宗並嘉納之二人各賜帛五百匹黄金一斤以厲承乾之意

歴代名臣奏議卷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歴代名臣奏議卷七十二

明 楊士竒等 撰

儲嗣

唐太宗嘗謂左庶子于志寧曰古者太子既生士負之即置輔弼昔成王以周召為師傅日聞道習以成性今太子幼卿當輔以正道無使邪僻啓其心勉之官賞可不次得也太子承乾屢有過惡志寧欲救止之上諫苑

以諷帝見大悅賜黃金十斤絹三百匹俄兼詹事以母喪免有詔起復本官固請終喪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敦譬曰忠孝不兩立今太子須人教約卿彊起為我卒輔導之志寧乃就職時太子以農時造曲室累月不止又好音樂過度志寧諫以為今東宮乃隋所營當時號為侈麗豈容復事磨礱彩飾於其間丁匠官奴皆犯法亡命鉗鑿槌杵往來出入監門宿衛直長千牛不得苛問爪牙在外廝役在內其可無憂乎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長孫無忌司空房玄齡曰三師以德道人者也若師體卑太子無所取則於是詔令撰太子接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十八年晉王初立為皇太子尚未尊賢重道太宗又嘗令太子居寢殿之側絶不往東宮散騎常侍劉洎上書曰臣聞郊迎四方孟侯所以成德齒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貞斯皆屈主禮之尊申下交之義故得芻言咸薦睿

問旁通不出軒庭坐知天壤率由兹道永固鴻基者焉至若生乎深宫之中長乎婦人之手未曽識憂懼無由曉風雅雖復神機不測天縱生知而開物成務終由外奬匪夫崇彼干籥聽兹謡頌何以辨章庶類甄覈彛倫歷考聖賢咸資琢玉是故周儲上哲師望奭而加裕漢蓄兩人引園綺而昭德原夫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際興亡斯在不勤於始將悔於終是以晁錯上書令通政術賈誼獻策務知禮教竊惟皇太子玉裕挺生金聲夙

振明允篤誠之美孝友仁義之方皆挺自天資非勞審諭固以華夷仰德翔泳希風矣然則寢門侍膳已表於三朝藝宫論道宜弘於四術雖春秋鼎盛飭躬有漸實恐歲月易往墮業興譏取適宴安言從此始以臣愚短幸叅侍從思廣儲明輕顧閑徹不敢曲陳故事請以聖德言之伏惟陛下誕膺曆圖登庸歷試多才多藝道著於匡時允武允文功成於纂祀萬方即叙九圍清晏尚曰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求異聞於振古勞睿思於當年

乙夜觀書事髙漢帝馬上披卷勤過魏王陛下自勵如此而令太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臣所未諭一也加以暫屏機務即寓雕蟲紆寶思於天文則長河韜暎摛玉華於仙札則流霞成彩固以錙銖萬代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鍾張何偕於入室陛下自好如此而太子悠然静處不尋篇翰臣所未諭二也陛下備該衆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聰俯詢凡識聽朝之隙引見羣官降以温顔詢以今古故得朝廷是非閭里好惡凡有巨細必

闕聞聽陛下自行如此今太子久入趨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諭三也陛下若謂無益則何事勞神若謂有成則宜申貽厥蔑而不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推睿範訓及儲君推以良書娛之嘉客朝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蹤晚接賓遊訪得失於當代間以書札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副德逾光羣生之福也竊以良娣之選遍於中國仰惟聖旨本求典內冀防微慎遠慮羣下所知曁乎徵簡人物則與躬納相違監撫二周未近一士

愚謂内既如彼外亦宜然者恐招物議謂陛下重内而輕外也古之太子問安而退所以廣敬於君父異宫而處所以分别於嫌疑今太子一侍天闈動移旬朔師傅以下無由接見假令供奉有隙暫還東朝拜謁既疏且事俯仰規諫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親教宫案無因以進言雖有具寮竟將何補伏願俯循前躅稍抑下流弘遠大之規展師友之義則離徽克茂帝圖斯廣凡在黎元孰不慶賴太子温良恭儉聰明睿哲含靈所悉

臣豈不知而淺識勤勤思效愚忠者願蒼溟益潤日月增華也太宗乃令洎與岑文本馬周遞日往來東宮與

皇太子談論

太宗謂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則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誨諭見其臨食將飯謂曰汝知飯乎對曰不知凡稼穡艱難皆出人力不奪其時常有此飯見其乘馬又謂曰汝知馬乎對曰不知能代人勞苦者也以時消息不盡其力則可以常有馬也見其乘舟又謂曰

汝知舟乎對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爾方為人主可不畏懼見其依於曲木之下又謂曰汝知此樹乎對曰不知曰此木雖曲得繩則正為人君雖無道受諫則聖此傅說所言可以自鑑

太宗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褚遂良諫以為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滯愛者多愆宜許太子間還東宮近師傅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

太宗寵愛魏王泰月稟過皇太子逺甚諫議大夫褚遂良諫曰聖人尊嫡卑庶謂之儲君故用物不㑹與王共之庶子不得為比所以塞嫌萌杜禍源先王法制本諸人情知有國家者必有嫡庶庶子雖愛不得過嫡子如當親者䟽當尊者卑則私恩害公惑志亂國今魏王稟料過東宫議者以為非是昔漢竇太后愛梁王封四十餘城王築苑三百里治宫室為複道費財鉅萬出警入蹕一不得意遂發病死宣帝亦驕淮陽王㡬致於敗輔

以退讓之臣乃得免今魏王新出閤且當示以節儉自
可在後月加歲增又宜擇師傅敦以謙儉勉以文學就
成德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也帝又敕泰入居
武德殿侍中魏徵亦言王為陛下愛子欲安全之則不
當使居嫌疑之地今武德殿在東宮之西昔海陵居之
矣論者為不可雖時與事異人之多言尚或可畏又王
之心亦弗遑舍願罷之成王以寵為懼之美帝悟乃止
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羣臣未敢諫帝從容訪左右曰方

今何事尤急岑文本汎言禮義為急帝以不切未領可

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弗率者惟太子諸王宜有定分

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衰怠雖長子守器而弟支

子尚五十人心常念焉自古宗姓無良則傾敗相仍公

等為我柬賢者保傅之夫事人久情媚熟則非意自生

其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著為令

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閒侍帝許立為嗣因謂大臣曰泰

昨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更生之日也

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起居郎褚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為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為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即詔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為皇太子

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羣臣已罷獨留無忌玄齡勣言東宮事因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

吾心亡聊即投牀取佩刀自向無忌等驚爭抱持奪刀授晉王而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異議者斬帝顧王曰舅許汝矣宜即謝王乃拜帝復曰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答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矣固無異辭有如不同臣負陛下百死於是遂定

高宗時王皇后無子以燕王忠為太子及后廢武后子弘甫三歲許敬宗希后旨請立正嫡謂太子忠宜同漢劉彊故事帝問立嫡若何對曰正本則萬事治太子國

本也且東宮所出微今知有正嫡不自安竊位而不自安非社稷計帝曰忠故自讓敬宗曰能為太伯不亦善乎於是降封忠梁王

武后時姚班為太子詹事兼左庶子時節愍太子稍失道班凡四上書諫其一曰臣聞賈誼稱選天下端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天下

定兵伏見內置作坊諸工伎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因為詐偽有玷盛德臣望悉出宮內造作付所司其二曰漢文帝身弋綈足草舄齊高帝闌檻用銅者皆易以鐵經傒帶玉貝劍環佩以過魏太子太子不視經傒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傒委劍佩去杜門不出夫聖賢以簡素為貴皇主以菲薄為德惟殿下留心恭儉損省玩好以訓天下其三曰前世東宮門閤往來皆有

簿籍殿下時有所須唯門司宣令姦偽乘之因緣增損近吕昇之乃代署宣敕頼殿下糾發其姦以後墨令及覆事並請内印畫署冀免詐繆其四曰聖人不専其徳賢智必有所師今司經無學士供奉無侍讀宜視膳時奏請其人俾奉講勸夫經所以立行脩身史所以諳識成敗斯急務也太子雖稱善不能用其言及敗索宫中得班諫書中宗嘉歎

時洛陽人王慶之率險佞數百人請以武承嗣為皇太

子后不許固請后遣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李昭德詰其故昭德答殺慶之餘黨敗散因奏曰自古有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天皇陛下夫也皇嗣陛下子也當傳之子孫爲萬世計陛下承天皇顧託而有天下又立承嗣臣見天皇不來食矣后乃止

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於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狄仁傑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視天

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旬輙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警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一揺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為後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

廬陵王則千秋萬歳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即日遣徐彦伯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事仁傑敷請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

武后末年太子雖還東宫政事一不與大臣畏禍無敢言冀州武邑人蘇安恒投匭上書曰陛下膺先聖顧託

受嗣子揖讓應天順人二十餘年豈不聞虞舜褰裳周公復辟事乎今太子孝謹春秋盛壯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身撫天下哉胡不傳位東宮休安聖躬自昔天下無二姓並興且梁河内建昌諸王以親得封恐萬嵗後不能良計宜退就公侯任以閒簡又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土封非長久計也請以都督府要州分而王之縱今尚幼且擇立師傅養成徳器藩屏皇家書奏后雖猜刻不能無感乃召見賜食厚慰遣之明年復諫曰臣聞天

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有隋失馭羣雄鹿駭唐家親事戎旅以平寓縣指河為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唐舊基前日太子在諒闇相王非長嗣唐祚中弱故陛下因以即位今太子年德已盛尚貪有大寳忘母子之恩蔽其元良以據神器何施顏面見唐家宗廟大帝陵寢哉臣謂天意人事遠歸李氏物極則復器滿則覆當斷不斷將受其亂誠能高揖萬幾自怡聖心史臣書之樂府歌之斯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

忠畏事不言非勇陛下以臣為忠則擇是而用以為不忠則斬臣頭以令天下書聞不報

中宗初為太子時生懿德太子重潤高宗喜甚是歲為皇太孫開府置官屬帝問吏部侍郎裴敬彞郎中王方慶對曰禮有嫡子無嫡孫漢魏太子在子但封王晉立愍懷子為皇太孫齊立文惠子為皇太孫皆居東宫今有太子又立太孫於古無有帝曰自我作古若何對曰禮君子抱孫不抱子可以為王父尸者昭穆同也陛下

肇建皇孫本支千億之慶帝悅

睿宗初以子憲為太子後復位楚王有功將建東宫未定憲辭曰儲嗣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内失望臣以死請因涕泣固讓

帝嘉憲讓遂許之

玄宗時張九齡奏曰臣伏以皇太子是天下之本為國之貳今則睿質漸長猶在深宫所與近習者未必皆正人端士安於逸樂久則性成是以古者明王恐其若此

雖在赤子先之以教必使耆儒碩德為之師保故大戴禮云周成王在襁褓之中太公為之太師教之順也周公為之太傅傅其德義召公為之太保保其身體是故成王能聖周道用康秦始皇使趙高傅其太子胡亥因教之以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胡亥即位秦氏以亡則明人之性情莫不由習若近正人聞正事雖欲為惡固已不忍若親近細人不聞教諭縱欲行善猶未知所適此必然也胡越之人生則聲同長則語

異蓋聲者天然語者所習習於胡則胡習於越則越故知成於所習不可不慎臣伏願詳擇典故徵用名賢執經勸學朝夕從事俾皇太子得於所習天下幸甚

玄宗寵倖惠妃妃訴太子瑛於帝帝大怒欲廢之中書令張九齡諫曰太子諸王日受聖訓天下共慶陛下享國久子孫蕃衍奈何一日棄三子昔晉獻公惑嬖姬之讒申生憂死國乃大亂漢武帝信江充巫蠱禍及太子京師蹀血晉惠帝有賢子賈后譖之乃至喪亡隋文帝

聽后言廢太子勇遂失天下今太子無過二王賢父子之道天性也雖有失尚當掩之惟陛下裁赦帝默然太子得不廢

肅宗時太子妃蕭母郜國公主也坐蠱媚幽禁中帝怒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中書侍郎李泌入帝數稱舒王賢泌揣帝有廢立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爭且十宅諸叔陛下奉之若何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為臣言之

陛下有嫡子以為疑弟之子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族邪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佗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殺之泌不吾諫吾亦殺爾子則臣絶祀矣雖有兄弟子非所歆也即噫嗚流涕因稱昔太宗詔太子不道藩王窺伺者兩廢之陛下疑東宮而稱舒王賢得無窺伺乎若太子得罪請亦廢之而立皇孫千秋萬歲後天下猶陛下子孫有也且郜國為其女妒忌而蠱惑東宮豈可以妻母累太子

乎爭數十意益堅帝悟太子乃得安

時軍中諜帥皆屬建寧王廣平王行軍司馬李泌密白帝曰建寧王誠賢然廣平冢嗣有君人量豈使為吳太伯乎帝曰廣平為太子何假元帥泌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為儲副得乎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

憲宗元和元年左拾遺元稹奏曰臣伏見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為君伯夷典禮夔教

胄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急於此者敢冒昧殊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才也近管蔡則讒入有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天聰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教之然耶始其為太子也未生胎教既生保教太公為之師周公為之傅召公為之保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為之習目不得閲淫艶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淩亂之聲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順

陰邪之黨游不得恣追禽逐獸之樂玩不得有遐異僻絶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倫之於前而不為也亦將不得見而為之矣及其長而為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已之事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諭焉回佞庸違之説固吾之所積懼也謟之者有以辨焉人之情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緼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馬

逸駕而走烏乘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藴也今夫成王所藴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藴則興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教之至也可不謂信然哉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宦之戮人也而傳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日恣睢盱天下以為貴莫見其面以為尊是以天

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已自幽於深宫矣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困讒冤死無以自明而况於踈逺之臣庶乎若此則秦之亡有以致之也漢髙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資甚美纔可以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能虞簒弑矣然而恵帝廢易之際猶頼羽翼以勝其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為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

貴者始畧其貴者教其賤者無乃𨻶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於為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即位之後雖宴遊飲食之間若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已還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官寮選亦甚重馬周以官高恨不得為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踈賤之至於武后臨朝剪棄王族當中睿二聖危難之際雖有骨

鯁敢言之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扶衛之一詞而令近胡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以來玆獘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眊瞶不任事者為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於友諭賛議之徒踈冗散賤之甚者縉紳耻由之夫以匹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成之豈天下之元子而可以疾廢眊瞶不知書者為之師踈冗散賤不適用者為之友乎此何足反居上之甚也近

制宮寮之外往往以沈滯僻老之儒充侍書侍讀之選而又疎棄斥遠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傅成道德而保養其躬哉臣以為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祐祚我唐德以舜繼舜以堯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為屑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為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無窮傳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後有若周成王中才者而又生於深宫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則将不知喜怒哀樂之所

自矣況稼穡之艱難乎今陛下以上聖之資肇臨海内是天下之人傾耳注目之日也特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慎簡宮寮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又練達機務者為之更進迭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太子洎諸王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嚴師問道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撤膳記過以譬之血氣未定則輟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質既備則資游習之善以弘德此所謂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之化也豈直修廢學選司成

而足倫匹其盛哉而又俾則百王莫不幼同師長同術識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為藩屏出則有晉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年朱虚之強蓋所謂宗子維城犬牙盤石之勢又豈與夫魏晉以降囚賊其兄弟而自剪其本枝者同年而語乎微臣竊不自揆思為陛下建永永無窮之長策輙敢冒昧殊死而言之三年學士李絳上言曰古先哲王以天下為大器知一人不可以獨理四海不可以無本故立皇太子以副已

設百官以分職然後人心大定宗社永寧有國家者不易之道也陛下嗣膺大寶四年於兹矣而儲闈未立典策不行是開窺覦之端乖重慎之義非所謂承宗廟重社稷也且漢魏故事國朝舊制懸諸日月著爲憲章伏望陛下抑撝謙之小節行至公之大典用興儲副永固邦家則主鬯承祧必光於萬代問安侍膳道播於百王上曰朕以菲薄獲守社稷而虔懇未通於天地孝誠未達於宗祧而遽示天下私光及於子孫朕甚惡焉然以

卿忠誠累有陳請援引祖宗制度援引經典憲章事重
禮崇瞿然增惕宜依所請遂下制司擇日備禮册命卽
惠昭太子也
宣宗時御史中丞魏謩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言今
天下粗治惟東宮未立不早以正人傅導之非所以存
副貳之重且泣下帝爲感動自敬宗後惡言儲嫡事故
公卿無敢開陳者時帝春秋高嫡嗣未辨謩輔政白發
其端朝議歸重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張昭遷都官員外郎時皇子競尚奢侈昭䟽諫曰帝王之子長於深宫安於逸樂紛華之玩絲竹之音日接於耳目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倘非天資英敏識本清明以此蕩心焉能無惑苟不豫為敎導何以置之盤牙臣見先帝時皇子皇弟盡喜無稽玩物之言厭聞致治經邦之論入則務飾姬姜出則廣增僕馬親賓滿座食客盈門箴規者少諂諛者多以此而欲託以主鬯不亦難乎臣請諸皇子各置師傅陛下令皇

子屈身師事之講論道德使一日之中止記一事一歲之内所記漸多每月終令師傅具録聞奏或皇子上謁之時陛下更令侍臣面問十中得五為益良多博識安危之理深知成敗之由臣又聞古之人君即位而封太子拜諸王究其所由蓋有深旨使庶不亂嫡踈不間親禮秩有常邪慝不作近代人君失於此道以至邦家搆患釁隙萌生昔隋祖聰明煬帝亦傾楊勇太宗齊聖魏王終覆承乾臣每讀古書深悲其事願於聖代杜此厲

階其於卜貳封宗在臣未敢輕議臣請諸皇子於恩澤賜與之間婚姻省視之際依嫡庶而為禮秩據親疎而定節文示以等威絶其徼幸保宗之道莫大於斯明宗覽疏而不能用

宋太宗時寇準出知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自褰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緩耶準對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所

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帝遂以襄王為開封尹改封壽王於是立為皇太子

宋真宗咸平元年侍御史知雜事田錫上言曰臣竊覩唐憲宗即位改元元和四年冬十月御宣政樓冊皇太子又按李絳論事集元和三年翰林學士李絳等上言曰古先哲王以天下為大器知一人不可以獨理四海不可以無本故立太子以副已設百司以分職然後人

心大定宗社永寧有國家者不易之道也陛下嗣膺大寶四年于兹矣而儲闈未建典冊不行是開窺覦之端乖重謹之義非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也憲宗依所請下制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今陛下自纂承大位改元以來五年于兹矣儲闈未建典冊不行豈不慮窺覦之端豈不思重謹之義宜速以宗社永寧為圖也

天禧元年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陳靖上奏曰臣伏見皇太子光踐承華照臨方内洊雷成象正位於青宫五輅

和鈐炳儀於清廟惟賓寮之具爾獨師保之闕如且夫師者師法其規模保者保安於德義苟曠厥任未協前經臣是以展轉三思揣摩羣籍冀有確論上贊昌朝粤自五帝選賢三王授子雖揖遜之或異在訓導以攸同虞舜之書則曰教冑子姬周之典則曰延冲人著于格言莫重尊教雖然服冕裘陳卤簿此可以莊禮容於外也至若就道德敦孝恭此可以發智理於内也伏願陛下隆邦家之本考沿襲之文延揖公台充備師傅體二

聖之基緒副三靈之宅心人謀大同知有尊於調護神器光屬亦共貫於守成又惟陛下須列藩房夙昭聖範歷試京邑之繁重備嘗稼穡之艱難雖勿用以居潛已重暉而合照故太宗皇帝英心奮斷大略制權謂六傅而可虚俾庶務而從簡今皇太子適膺儲位方在妙齡是宜設彼師臣豐其禮數愜七教以興之德業廣五行俱下之聰明春誦夏絃徧遵行於故事左輔右弼率永賴於正人臣謹案漢書始元五年六月詔曰朕以渺身

獲保宗廟戰戰慄慄夙興夜寐脩古帝王之事通保傅者是知保傅之重不可不備也又伏覩唐貞觀十七年散騎常侍劉洎以謂皇太子初立宜尊賢重道以昭聖德遂上書論列亦有憲章然而師傅之名未聞沿革之制臣學識寡陋罔測津涯伏乞陛下選載筆之洪儒俾其檢討召秉鈞之元輔計之久長庶使左右周儲賴旦奭之耆德羽翼漢室躡園綺之高踪上符宗社之靈下副華夷之願臣適當暮齒尚玷周行請老歸田寀禮經

而愧晚封章言事表臣節之有終倘蒙宸鑒俯回離明增耀不獨臣死生幸甚抑亦使兆庶同歡

仁宗皇祐五年太常博士張述上奏曰臣聞漆室之女有憂國之心倚檻而嘆臣位於朝二十五年而區區之慮不蚤為陛下建長世之策是漆室之不若也臣實憂之有生之命繫於宗廟社稷之重而以繼嗣為之本匹夫匹婦有百金之產猶能定謀託後事出於素況有天下者哉建隆乾德之臣子孰不願太祖皇帝享年億萬

者而端拱天禧之臣子其心亦莫不若此然天地有運行日月有盈昃陰陽之數有煥有章氣至而回極而變理之必然者也藝祖以神器付太宗太宗以傳真宗真宗以傳陛下陛下承三聖之業傳之於千萬年斯為孝矣而春秋四十四宗廟社稷之繼未有託焉此臣所以夙夜彷徨而憂也陛下知此矣而以嫌疑不決非孝也羣臣知此矣而以避諱不言非忠也陛下享天下之貴而不自息有天下之富而不自佚過成康文景遠矣謂

宜黙祈天地岳瀆分寵六宫用均愛施或未之獲則遴擇宗親才而賢者異以禮秩試以職務俾内外知聖心有所屬則天下大幸

嘉祐五年述又上奏曰臣聞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離為日君象也二明相繼故能乆照東升西没一晝一夜數之常也陛下御天下將三紀是日之正中也而未聞以繼照為慮臣誠疑之夫嗣不早定則有一旦之憂而貽萬世之患歴觀前世事出倉猝則或宫闈出

令或宦官主謀或姦臣首議貪孩孺以久其政冀闇昧以竊其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而朝議恬不為計豈不危哉

六年述為職方員外郎提點淮浙銅場又上奏曰臣讀書為儒歷覽經史而効官州縣唯有忠義常盡瘁於職業自登朝列伏見皇嗣未立中外憂之十餘年間已五次上書所言皆指陳宗廟社稷可安可危之事自知卑微天聽高邈伏慮銜石程書之時不足感悟宸聽又恐

言詞激切觸犯忌諱為左右隱蔽臣伏念三聖寶位傳付陛下陛下在位既四十年未有繼嗣陛下曾不細思之耶若仔細思之則憂宗廟社稷俾繼嗣不絶矣若未仔細思之耶不當因循委順天命一祖二宗傳付陛下寶位欲其宗廟社稷世世嗣續不絶則陛下方為孝矣臣愚敢引杜太后之言庶激切感悟陛下之心杜太后臨終以藝祖得天下謂無長君所以藝祖得之藝祖奉杜太后之言所以不忍傳之子而傳之太宗是也向使

世宗在位更十數年少帝嗣位藝祖豈得應天順人之事乎陛下當思之陛下昔誕育豫王若天意與陛下則今已成立矣近聞一年中誕四公主若天意與陛下則其中有皇子矣上天之意如是陛下合當悟之陛下在位四十年當其安寧萬歳時宜審擇藝祖太宗賢子孫且立為皇子但且異其爵位試之官政繫天下之望陛下詳察有賢德可以傳付則立之所以謹重大事俾宗廟社稷得其主矣而況天地之大五行休王皆有數在

天地之中固不可逃其數也一旦卒有萬一不可諱倉
皇之際危急之間寶位神器而欲使宮闈左右中官兩
府遞相觀望而一言謀之豈陛下之心輕祖宗之基業
如是之易也當陛下安康之時不能擇而為之欲至倉
皇之際顧令左右取次謀之此陛下不謹重三聖之基
業同尋常之事爾夫繼嗣有賢有不賢則朝政有治有
亂宗廟社稷有安有危陛下之心固亦知之矣今陛下
在位歲久萬幾之政稔聞熟見但欲凝神淵默垂拱仰

成威福賞罰雖曰出自朝廷即陛下不專於已賞罰不專於已而威福漸移於下臣愚實憂之書曰惟辟作福漸之時義大矣哉履霜堅氷至蓋言漸之不已則東漢陵夷之禍復見於今矣臣愚生不能一益聖世所以吐肝瀝膽觸犯忌諱狂言僭説庶有感悟陛下之心若有所感悟而能擇繼嗣紹隆宗廟社稷俾世世祭享不絶臣雖赴鼎鑊萬死之日猶生之年而名不朽掛於忠義之列所求遂矣

至和二年侍御史趙抃上言曰臣聞聖人之制變不可無權宜天下之能事不可失機會至於去禍以歸福却亂以格治救亡以圖存轉危以置安者用權宜適機會也向者伏覩陛下聖體偶一違豫中外人心莫不動揺賴宗廟社稷之降靈天地神明之垂祐四海蒙福宸躬寖康然猶上有讁見之文迫無虛月下有妖言之俗至于再三天其或者豈非以陛下皇嗣未立人心未有所係垂厥祥異明白丁寧警誡陛下意欲陛下深思遠圖

亟有所為而然也權宜也機會也今其時矣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易曰大人以繼明照四方叔孫通以謂天下之本奈何以天下為戲韓愈亦云前定可以守法不前定則爭且亂臣不勝大願願陛下思所以荅謫見妖言之警誡思所以固三聖百載之基業思所以安中外臣庶之憂惑思所以破姦雄陰賊之窺覦斷宸衷發天意擇用宗室賢善子弟或教育宮闈或封建任使左右以良士輔導以正人磐石維城根本深固有是二者

惟陛下示天下以至公而財擇馬伏況陛下春秋富盛福壽延洪一旦皇子慶誕少陽位正儲貳事體何損權宜方今施為且適機會轉禍亂危亡將然之勢為福治安存無疆之基豈不盛哉豈不休哉臣職有言責計無家為戴陛下之恩極泰山之重顧愚臣之命等鴻毛之輕儻一毫有益於朝廷則萬死甘從於鼎鑊干冒旒冕臣無任納忠待罪激切屏營之至

三年通判并州司馬光請建儲副狀曰竊以人臣之進

言者捨其急而議其緩則言益繁而用益寡矣人君之聽納者忽其大而謹其細則心益勞而功益淺矣故明主不惡逆耳之言以察治亂之原忠臣不避滅身之禍以論危安之本是以上下交泰而事業光美也臣竊見陛下自首春以來聖體小有不康天下之人側足而立累氣而息恟恟憂懼若蹈冰炭間者雖已痊平而民間猶有妄為訛言以相驚動者雖有司以嚴刑束之彼口不得言中心惶惶何所不慮邪陛下胡不試思其所以

然者何哉豈非儲貳者天下之根本根本未定則衆心不安也賈誼有言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當誼之時漢孝文帝春秋鼎盛有孝景以為之太子中外乂安公私富溢誼猶有是言使誼處於今日當云何哉陛下好學多聞博覽經史試以前古之事質之治亂安危之幾何嘗不由繼嗣哉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分先定則安不先定則危此明白之理皎如日月得失之機間不容髮於朝廷至大至急之

務孰先於此而陛下晏然不以為憂羣臣愛身莫以為言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忘其身之踈賤而不顧鼎鑊之罪者也伏惟陛下哀而察之今夫細民之家有百金之寶猶擇親戚可信任者使謹守之況天下之大乎三代之王以至二漢所以能享天之禄若是其久者豈非皆親任九族以為藩輔乎使親者猶不可信則踈者庸足恃乎臣竊惟陛下天性純孝振古無倫事無大小關於祖宗者未嘗不謹身苦體小心翼翼以奉承之況

所受祖宗光明盛大之基業豈可不為之深思遠慮措之於安平堅固之地以保萬世無疆之休哉臣聞天子之孝非若衆庶止於養親而已蓋將慎守前人之業而傳於無窮然後為孝也故經稱天子之孝曰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諸侯之孝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卿大夫之孝曰守其宗廟士之孝曰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庶人之孝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皆聖人之言非臣之狂瞽也今陛下所以奉事祖宗其道至矣若獨於

此未留睿意早定大議則鄉時純孝巍巍之德皆無益矣此天下所共為陛下重惜非特愚臣而已臣聞禮大宗無子則同宗為之後為之後者為之子也故為人後者事其所後禮皆如父所行尊尊而親親也伏惟祖宗受天明命功德在人本支百世子孫千億而陛下未有皇嗣人心憂危伏望陛下深念祖宗之艱難基業之閎美神器之大寶蒼生之重望勿聽苟且之言勿從因循之計斷自聖志昭然勿疑謹擇宗室之中聰明剛正孝

友仁慈者使攝居儲貳之位以俟皇嗣之生退居藩服
儻聖意未欲然者或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
亦足以鎮安天下之心如此則天神地祇宗廟社稷實
共賴陛下聖明之德況羣臣兆民其誰不歡呼鼓舞乎
昔魯漆室之女憂魯君老太子幼彼匹婦也猶知憂國
家之難盖以魯國有難則身必與焉故也況臣食陛下
之禄立陛下之朝又得承乏典冊之府比於漆室之女
斯亦重矣誠不忍坐視國家至大至急之憂而隱黙不

言臣誠知言責不在臣言之適足自禍然而必言者萬一冀陛下采而聽之則臣於國家譬如螻蟻而為陛下建萬世無窮之基救四海生民之命臣榮多矣願陛下勿以臣人微位賤謂之狂狷而忽之試以臣言自為聖意延問大臣忠於社稷者倘以為非臣請伏妄言之誅倘以為是願陛下決志而速行之焚臣此奏勿以示外足以明臣非敢徼冀毫釐之幸也虞書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陛下當此之時變危為安變亂為治易於反掌

若失時不斷使天下之人有以議陛下之純孝者則臣雖欲畢命捐軀以報陛下亦無及已臣不勝區區憤懣之誠干冐晃旒伏地待罪

嘉祐元年光又上言曰臣先於六月十九日輙以瞽言干犯聖聽伏地傾耳以俟明詔於今月餘一無所聞陛下寛仁不加誅於狂愚之臣然亦未賜采納臣竊自痛人品猥細言語吃訥不能發明國家安危大體致陛下輕而棄之此皆臣之罪也雖然臣性誠愚位誠賤而意

誠忠語誠切願陛下不以人之愚賤而廢忠切之言少留聖心於宗廟社稷之至計則天下幸甚竊以為國家者政有小大事有緩急知所先後則功無不成議者或曰當今之務大而急者在於水災汎溢是大不然彼水災所傷不過汚下及濵河之民若積雨既止有司少疏而塞之則民皆復業豈能為國家之患哉又曰然則在於穀帛窘乏是又不然夫以四海之富治平之久若養之有道用之有節使良有司治之穀帛不可勝用也豈

能為國家之患哉又曰然則在於戎狄侵盜是又不然夫戎狄侵盜不過能驚擾邊鄙之民若禦之有道備之有謀可使朝貢相繼豈能為國家之患哉以臣之愚當今最大最急之患在於本根未建衆心危疑釋此不憂而顧憂彼三者是捨其肺腑而救其四肢也不亦左乎借有高才之臣能復九河之道儲九年之食開千里之邊而本根未建猶無益也况復細於彼三事者烏足道哉今陛下聖體雖安四方之人未能遍知尚有疑懼者

陛下不以此時早擇宗室之賢者使攝居儲副之位內以輔衛聖躬外以鎮安百姓萬一有狂妄之人出於意外喧譁驚衆雖知萬全無慮然亦豈可不過為之防哉臣竊意陛下聖智聰明洞照安危策慮已定而尚吝之未欲宣示於外審或如此亦恐不可何則今天下之人企踵而立扶耳而聽以須明詔之下然後人人自安又何待而吝哉若以儲副體大非造次可定者或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足以遏禍難之原靖中外

之意今危安之幾間不容髮日失一日責在及時而朝廷置之意外不為汲汲朝夕所議大抵皆目前常事非甚大而急者臣恐髙拱雍容養成國家之患從而理之用力難矣此臣所以區區寢不能安食不能飽不避死亡之誅進言不已者也伏望陛下察其愚衷特賜詳擇臣前日所奏及今狀内事理稍有可施行者乞決計而速行之以安天下元元之心然後理臣僭妄建言之罪不敢辭也

光又上言曰臣兩曽上言乞擇宗室賢者進而用之蓋以上則輔衛聖躬下則鎮安百姓迄今未聞聖朝少垂采聽臣誠愚昧不達國家高遠之意若臣所言非邪當明治其罪以示天下若其是邪亦謂聖心不宜棄忽豈可直以臣之愚賤不察其言若投羽毛於滄海之中杳然莫知其所之豈踈遠所望哉臣不勝憤懣敢復剖析肝膽陳布以聞雖抵罪萬死亦無怨悔臣聞書曰遠乃猷詩云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凡國家之獘在於樂因循

而多忌諱不於治安之時豫為長遠之謀此患難所從而生也竊觀漢室以至有唐簡策所載帝王即位則立太子此乃古今不易之道也其或謙讓未暇則有司請之所以尊宗廟重社稷皆國家莫大之慶矣未聞人主以為諱惡也及唐中葉以來人主始有惡聞立嗣者羣臣莫敢發言言則刑戮隨之是以禍亂相尋不可復振殊不知本強則茂基壯則安此乃國家所當深鑒而不足以為法也今天下之人上自公卿下至庶人苟有知

識忠於國家者其心皆知當今之務無此為大無此為急然而各畏忤旨之誅莫敢進言臣獨不愛犬馬之軀為陛下言之陛下豈可不少留聖思而聽察之邪臣嘗歷觀春秋以來迨至國初積一千六百餘年其間天下混一内外無患兵寢不用者不過四百餘年而已至如聖朝芟夷僭亂一統四海内平外順上安下和使在朝在野之人自祖及孫耳目相傳不識戰鬬葢自上世以來治平之久未有若今之盛者也臣竊見國家於州縣

倉庫斗粮尺帛未嘗不嚴固扃鐍擇人而守之況如是融明閎茂之業豈可不謹擇親戚可信任者使助陛下守之乎此則賢愚之人所共為陛下重惜者也陛下當此之時頤指如意不早決至策以固萬世不拔之基獨不念太祖太宗跋履山川經營天下真宗宵衣旰食以致太平之艱難乎此臣所以夙夜遑遑起則思之卧則夢之感嘆涕泗不能自已不避煩瀆之誅再三進言者也或者謂臣身賤居外而言朝廷之事侵官也臣愚以

為治古諫諍無官自公卿大夫士至於庶人百工商旅矇瞍芻蕘無有不得言者所以達下情而察國政也若置官而守之非其官者皆不得言則下情壅而不通如是則國家雖有廹切之憂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在上者莫得聞也此其為害豈不深乎況臣食陛下之禄於今三世矣先臣具以廉直恬退特為陛下所知擢自孤微升之侍從此恩之重子子孫孫何時敢忘而又陛下嚮以水災親下明詔延訪中外勤求得失臣獨何人身逢

盛際捨此大節隱而不言其餘瑣碎豈足道哉抑又聞之元后作民父母陛下臣父也安有為人之子見危而不告其父乎伏望陛下察臣區區之心不為私其一身不惜少頃之間取臣前後所奏略賜省覽其中萬一茍有可施行者乞以陛下之意斷而行之宣告中外使遠近渙然無復憂疑則自然神靈悦於上而災異伏衆庶喜於下而姦宄消至於草木昆蟲靡不蒙其福其為功業豈不盛哉夫時者難得而易失惟陛下早留神詳察

六年光為起居舍人同知諫院乞建儲上劄子曰臣先於至和三年通判并州事日三曽上言乞陛下早定繼嗣以遏亂源當是之時臣疏遠在外猶不敢隱忠愛死數陳社稷至計況今日侍陛下左右官以諫諍為名竊惟國家至大至急之務無先於此若捨而不言專以冗細之事煩瀆聖聽厭塞職業是臣懐姦以事陛下罪不容於葅醢伏望陛下取臣鄉時所進三狀少加省察或有可取乞斷自聖志早賜施行如此則天地神祇宗廟

社稷羣臣百姓並受其福惟在陛下一言而已
光又乞建儲上劄子曰臣近於前月二十六日上殿敷
奏乞檢會臣在并州所奏三狀早定繼嗣事陛下聖意
昭然即垂聽納凡所宣諭皆非愚臣所能及此乃天地
神祇保佑皇家實萬世無疆之休也臣謂陛下朝夕當
發德音宣告大臣施行其事今將近一月未有所聞豈
陛下以兹事體大慎選宗室未得其人將左右之人有
所間沮熒惑聖聽臣皆不得而知也臣聞為人後者為

之子也著於禮律皆有明文漢孝成帝即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五以未有繼嗣立弟子定陶王欣為太子今陛下即位之年及春秋皆已過之豈可不為宗廟社稷深思遠慮哉況今亦未使之正東宮之名但願陛下自擇宗室仁孝聰明者養以為子官爵居處稍異於衆使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意有所屬以係遠近之心俟他日皇子生復使之退歸藩邸有何所傷此誠天下安危之本願陛下決意而速行之

七年光又請早令皇子入内劄子曰臣等伏聞擇今月二十五日差内臣宣皇子賵入内而賵猶復稱病未入臣等竊以臣子有君命召不俟駕之禮使者有受命不受辭之義今賵但以恐懼不敢便當陛下非常恩寵而所差内臣亦合以臣子事君父之禮曉諭切責使即奉命豈得備禮致命默然往復殊不副陛下聖意其今月二十五日宣賵内臣伏乞特行責降以懲不職之罪況皇子之名本非官職無容避讓今詔命已下二十餘日

而曙既為陛下之子禮當朝夕定省備人子之職不宜久處外宅伏望聖慈速賜選差都知御藥諭以君父之命不可違臣子之職不可闕敦迫切責使即時入内并下大宗正司及本宮亦仰以禮敦遣不得更容遷延

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為開封府推官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争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

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䟽曰臣向者進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

判宗正辭不就遂立為皇太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
辭不貲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
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
命

歷代名臣奏議卷七十二